

宋老大進城

西戎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宋 老 大 進 城

西 戎 著

李 玉 滋 插 畫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宋老大是一个性格開朗、樂觀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老社員，他对新鮮事物嗅觉敏銳，特別爱管「閒事」，敢于向一切不良現象作斗争，毫無顧忌，从这个人物身上，我們看到了今天觉悟了的農民，对合作化事業的無限熱忱和自豪。

作品正如「人民文学」編后所說，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說。

宋 老 大 進 城

西戎著 李玉涵插图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西街十三號)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貳號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山西分店發

*

書號：4092·787×1092 1/32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15,000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一九五六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數：1—30,075册
定價：一角二分

K25
533

大清早，赶車的宋老大，把騾子牽出來，把鐵輪車套好，見老伴還沒有來，便跑進農業社辦公的東屋里，找張會計拿買牲口的款子去了。

張會計把一綑包紮得四楞四整的票子，遞到宋老大手上，打趣說：「老大，帶上錢，路上操心些，要碰上坏人把你拾掇了，咱社里的兩條騾子，可就連根騾毛也見不上了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宋老大滿不在乎的搖搖腦袋，笑道，「拾掇了算啦，我也活的有幾歲啦！」

「不到社会主义啦？」有人在旁邊故意逗樂。

「怎麼不到！」宋老大反駁着，「只要死不了，總得到社会主义過活幾天。后生們，你們別看我老漢老了，到了那時候，嘿，我宋老

大說不定就不趕這倒霉大車啦，還要學學開汽車哩！就比如今天進這趟城，我開上汽車，叫我老伴坐上，嗚嘟嘟一溜煙，看那有多帶勁……哈哈……。」

有個女人的聲音在窗外喊：「爹，爹，我媽來啦！」

宋老大向屋里人擠了擠眼：「沒工夫和你們閒磨牙啦，不然老東西又要生我的氣哩！」說着，提上鞭子，裝上票子，忙慌慌的走了出來。

老伴早已坐在車上，見宋老大連說帶笑的走過來，沉了沉臉，低聲埋怨着：「好神神哩！窮說，窮說，整天就說不夠，多虧咱是肉的，不然早叫你說爛了！」

宋老大早已習慣了這種指責，依舊笑着解釋說：「你看我話多，可沒有一句多餘的，就說你今天進城吧！要是能聽我的話，不就節約十塊錢！」

「說的比唱的都好听！」老伴有些毛了，提高了嗓門說道：「你也不想一想，我們母女倆，一年掙一二百個勞動日，穿件新衣裳，你都心痛，等村里過會的時候，光着屁股在街上

跑，你臉上就光彩了！』

『和你說不成！』宋老大無可奈何的擺着手，說，『你这思想呀，离社会主义还差十万八千里哩！』

這時，張會計从門里跑出來，打斷他們：

『快走吧，早些進城，今天要办的事可不少哇！我还想起一件事來，記住到農業技術訓練班，看看咱們付社長張方奎，告他說，咱們社里的丰產棉花，有四五十畝起了虫，問問他，看有办法治沒有！不然，今秋里一百二十斤的目标，可就难達到了！』

宋老大說：『早知道這麼多要办的事，你給我開个單單就好了。』

張會計往坐在車上的小秀看了一眼，說：

『不怕，你記不住，还有你們小秀哩！』

小秀坐在她媽身边，不好意思的小声說：

『別靠我，我不管！』

張會計意味深長的向小秀吸了吸咀，正要說什麼，宋老大接上來問小秀道：『你進城去幹啥？』

『有事！』

『社里營生那麼忙，有事我还給你搞办不

了？」

「嗯！」小秀回答着，看了她媽一眼，臉突然紅了，往后甩了甩頭髮。

「走吧，走吧！」老伴催着宋老大，「啥事你都要問一問，要問那麼清楚幹啥？」

宋老大从老伴的眼色里，好似窺察到了点什麼东西，但又說不出來是什麼。他仔細看看閨女，閨女這時也瞅了他一眼，堵起个咀巴，样子很不高兴。他沒敢再往下問，揚起鞭子來，重重抽了轅騾一鞭，心里說：「誤上两个勞動日，看你們進城能幹点什麼！」

車子出了村，上了大路。大路兩旁的秋庄稼，長得真叫宋老大心里喜欢。多少年來从未有过的丰收，就要在宋老大他們的社里出現了。宋老大心里笑着，兩隻眼不住的四处看着。剛才的一点不愉快，早已烟消雲散了。這時，每塊庄稼地里，都是成羣結夥的人在幹活，只有單幹戶王發祥的棉花地里，發祥老婆領着两个露屁股孩子，在打整棉苗。宋老大「噼啪」响了一鞭，大声喊道：「喂，老婆兒，怎麼你一个人單幹哩？老漢幹啥去了？」

發祥老婆直起腰來，見是宋老大，回道：

「背了二斗麥子，進城糶去了！」

「爲啥不早說話，」宋老大笑着說，「有一石也能給你捎進城里！怕我貪了污哇？」

發祥老婆嘆口氣，說：「那人的脾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說，既不入社，就不沾社的光！」

「這怎麼是沾光，這叫互助嘛！」接着他又大聲問：「你還有捎的沒有？今天我可是給農業社置辦家當去呀！」

發祥老婆說：「捎的倒有，就是缺票票！」

「沒票票不怕，」宋老大故意挑逗着，「把麥子再裝上兩布袋也行！」

發祥老婆有點傷心的說：「看你個死老漢，說話多腰粗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的麥子打的不好！」

宋老大還要說什麼，小秀趕忙提醒他：

「爹，快走吧，你看太陽多高了！」

宋老大看了看太陽，輕輕給了驢一鞭，車走動時他还繼續喊着：「老婆兒，你別難過，等我有空，好好把發祥哥那老腦筋通一通！」

老伴不耐煩的推他一掌：「好神神哩！走吧，走吧！真愛管閒事，你還不知道能活几百年！」

宋老大向老伴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隨手抖了抖繮繩，鞭子又清又脆的在騾子頭上響了兩聲，鉄輪車拖着一溜塵煙，隆隆冬冬的向城裏去了。

二

宋老大的鉄輪車上，今天拉的是一車麥子。這是社里公積金的一部分。按照「供銷合同」，宋老大今天把麥子送到供銷社，再把添置的各種生產資料拉回來。大凡社裏的這種跑外辦交涉的事，都是委托給他來辦的。除了公事，社員們有些私事，他也挺熱心管一管，諸如到銀行存錢啦，到衛生院問病啦等等，因此，大家給他安了個新頭銜，喊他「外交官」。宋老大也真像那麼回事，咀愛說，肚裏知道的事也很不少，不論碰見什麼樣的人，他都能和人家說得很投脾胃。特別是和年輕人在一塊幹活，只要他一開言，管叫你幹一天活都不覺累。老伴經常嫌他鬍兒八枚五六十的人，

說話沒老沒少；宋老大却不以為然，按他自己的說法，這才叫越活越年輕了。

宋老太在社內的職責，是光管趕車跑外，照料牲口。可是他對這一點並不滿足，按他自己的說法，他也算是社里的「急進分子」，每次社幹們開會，不管需要不需要他，他都自動跑去參加，而且每次在會上，都是積極發表意見。社內有些事，別的社員怕得罪人，不敢反映，通過他，社內的領導幹部們，倒是了解、掌握了不少情況。因為這樣，宋老大雖然不是社幹，但是每次參加社幹會議，也從沒有人提出來反對。

宋老大受到這樣一種特殊待遇以後，他的勁頭更大了，分內的事，當然管，與他關係不大的事，他也得要過問一番。比如有一次，副業組的人一時疏忽，叫老母猪壓死兩條剛出生的小豬兒，宋老大整整嚷了一天，回到家裏，还把閨女小秀訓得哭了半夜。又一次，有個社員搞壞一張木楸，宋老大直嚷的那個社員在會上檢討了兩三遍。諸如此類的事，說也說不完。他這樣多管閒事，社員們不討厭，反而覺得社里經常有這樣一個敢說敢叫的人，反倒

提醒着大家对公共财物的爱惜。

可是宋老大自己也犯过过失。那是今年春起，他赶着大车往地里送粪。车子上了路，他爬在车顶上睡着了。过桥时候，车子没人看，车轮碰在桥沿的石条上，碰断了车轴，还差点把他从车顶上摔下来。这件事，用不着社员们说话，宋老大已经觉得没脸见人了，自动包赔了损失，会上会后，见人就唉声叹气的检讨。按宋老大的想法说：虽然我老大做下错误了，但是对待错误的态度，也得够个「急进分子」。

三

大车进了城。

因为逢集，今天的人比往日多。街道两旁，早已撑满了布棚，摆满了瓜菜摊子。宋老大攏着牲口，响着鞭子，不住的吆喊，好像鑽高粱地似的，费了好大劲，大车才从拥挤的人群里，滚到了供销社的门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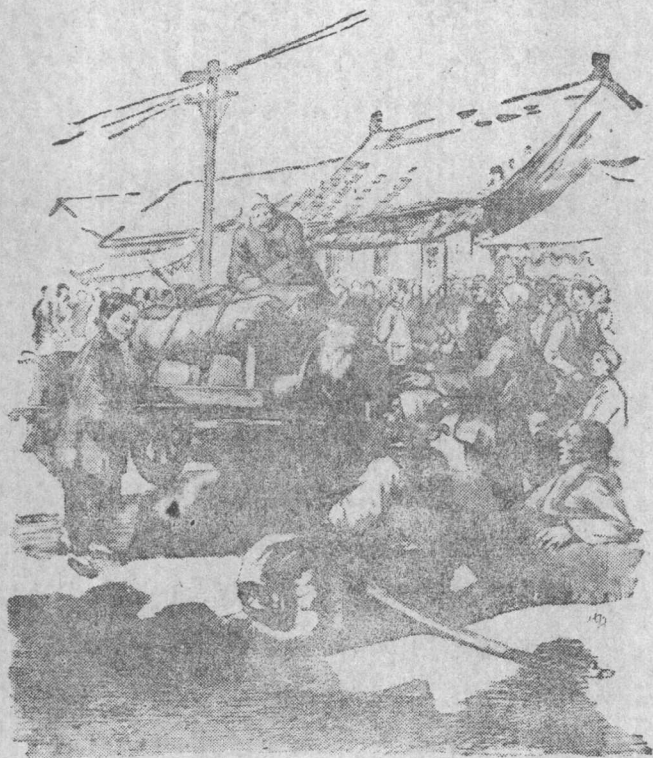
宋老大刚攏住牲口，耳边听见有人说：
「嘿，这老汉赶车，真有两手哇！」

宋老大看了那人一眼，摸摸小鬍子，自信

的說：「沒有這麼兩手，我們社里幾十戶人家，也不會推舉我趕車。」他向那人伸着三根指頭：「不是吹，趕車三十年啦！」

「拉的啥？」旁邊又有人在問。

「麥子！」



「這沒有几顆」

「都是你自己的？」

「有我的一分！」宋老大傲然的回答着，爬到車上去解繩。

「打的真不少呀！」旁边的几个人，同時讚嘆着。

「這沒有几顆，」宋老大一邊解着繩，一邊自豪的說，「我們社里今年賣的余糧，比這多十几倍哩！你們那里統購任務完成了沒有？」

「完成了統購还有些長余，」一个中年人說，「我還以為今年可算增了產了，可是比起你們來，还差的远哩！」

「还是農業社打糧食厲害！」旁边的人稱讚着，都用羨慕的眼色望着車上的麥口袋。

此刻，供銷社还没有開門，來買東西的農民，都擠在門口嚷叫着，抱怨着。宋老大解完了繩，從車上跳下來，從人堆里擠過去，咀里嚷着：「真官僚哇！怎麼這時還不開門！」上前照着門上，「空冬空冬」踢了几脚，大聲喊道：「開門！」

「誰？」里面有个声音傳出來。

宋老大把咀對住門縫，大聲說：「五星農

業社的，快開門！』他把『農業社』三个字，說得格外有力，然後回過頭來，用誇耀的眼色看看周圍的人們，彷彿要給大家這樣一種感覺：農業社這塊牌子，走遍天下也是挺硬！

不一會，果然門開了條縫，從裡面探出半個腦袋來，不滿的說：『等一等，還沒到鐘點！』

宋老大緊接著回道：『沒到鐘點也得開，今天是逢集呀，為啥不把鐘點提的早些？你們住在城里看鐘點，我們鄉里可是看太陽。瞧，太陽都多高了？我們老遠跑了來，你以為是沒事干，進城鬧逛啦？我們也是有工作要辦呀！就拿我來說吧：交了麥子，還要到牲口市上，瞅兩條头等騾子，還要到訓練班看我們付社長，七弄八弄，天就黑了。我們農業社，就再拿我說吧：從早忙到天黑，到黑夜你能說不是睡覺的鐘點嗎？可是我不能睡，一黑夜總得爬起來三次喂牲口，『馬要好，吃夜草』，看看，要不是我夜夜不睡，我們社里的牲口，能吃得滾瓜溜圓嗎？你們到這陣還不開門，是為人民服務嗎？……』

門縫里那顆腦袋，晃了几下，突然縮了回

去。門外的人，哄的一声都笑了起來。

宋老大得意的摸着小鬍子，說：「羣眾的意見，沒錯！」

不知是到了時間，還是宋老大的批評發生了效力，不多一会，櫃上的門打開了，人們吵嚷着擁了進去。宋老大動手從車上往下搬口袋，這才想起閨女和老伴來，他四面瞅瞅，小秀不見了，只有老伴坐在街沿上，東瞅西轉看新鮮。

宋老大問：「小秀呢？」

老伴很不高興的回到：「我又不拴着她！」

宋老大指指車上的口袋：「這叫我一個人怎往下搬？」

老伴并不同情，譏諷的說：「你會說嘛！還愁搬不下口袋來！」

宋老大吃了個軟話頭，再沒多話，進櫃台里面叫來兩個售貨員，把麥子口袋從大車上扛下來，放在門口，排成一行，等着過磅。

從四鄉來的買東西的賣糧的農民，越來越多了，等着過磅的行列，越排越長，宋老大本來是排在最後，不多一会，他後面又排了一長條。他向後看看，有的担着，有的背着，誰都

沒有他們農業社這麼大氣派。順次排在後面的人，用驚奇的眼色，望着宋老大屁股下面小山似的麥口袋，不安的說：「看那人的麥子，等他一個人過完秤，准得一天！」

又一個年輕一點的人，無可奈何的接着說：「倒霉，來遲了一步，前頭排了這麼大個主兒！」

宋老大听着，站起來，招呼着說：「老鄉，別發愁，我可以讓你們先稱，多讓少，才叫好！」

「你是哪村的？」那位年輕人問，感激的望着宋老大。

「哪村的？」宋老大故意不馬上回答，反問道，「看不出來嗎？誰能打這麼多的麥子？」他見年輕人笑着，摸着腦袋，好像是猜不出這個謎來，才認真回道：「張家庄五星農業社！」

人們一聽說農業社的，都好像看見了早就盼望着的東西，後面的人，都擁上前來，圍在宋老大身邊，七嘴八舌的詢問社里的情形。有的問今年共打了多少麥子，有的問社里有多少戶數，還有個老漢，居然提出個叫宋老大發

笑的問題，他問：入了社，是不是要在一塊吃大鍋飯。

宋老大本來愛說，經大家這麼一問，立時精神全來了，他把煙袋往褲腰帶上一插，站在麥口袋上，像个演說家似的，指手划腳的開了講。老伴跟宋老大過活了一輩子，最使她頭痛的，就是說起話來，把什麼也忘記了。這時，她不時的用眼色制止他。可是宋老大哪里還顧得了那麼許多，咀早收不住了。他講他們如何建社，如何評產、評工，如何春耕播種、使用新式農具，如何打井種棉，如何麥子復播密植、合理施肥、講求技術；又講付社長張方奎如何能幹，并且也把他自己碰壞了車軸的事，从头講了一遍。老伴遠遠的用咀撇他，意思好似說：「不嫌害臊，還有咀往出說！」宋老大也瞪了老伴兩眼，意思也好似說：「這都是經驗，叫他們听听有啥不好！」

宋老大講完了社里今年麥子丰收，大家要求看看麥子，究竟長的好不好。他打開一條口袋，伸手進去抓了一把麥子出來，攤在手里，轉着身子，好讓圍在他身邊的每一個人，都能清清楚楚的看一看。